





史通評釋卷第六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刊

內篇

言語

浮辭

敘事

言語第二十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



通是以專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皋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滯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楊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瓦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秦合縱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

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倫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比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而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鸚鵡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蟠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眚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



混音哀古  
本切純音  
看徒木切

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  
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  
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  
日而為脩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  
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  
詞雖言以春秋而事殊垂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  
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  
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若梁史載高祖在  
園中見蕭正德而  
謂之曰噫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開世子方等  
見殺謂其次子諸曰不有具廢君何以興皆其類而史臣  
脩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先王桑

介葛注七

元封漢武  
帝改元正  
始魏主勞  
改元

梓剪為蠻貊被髮左衽九物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郊  
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脩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  
書收為魏收  
弘為牛弘必謂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  
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  
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  
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敘  
元高時也王謂王劭也宋謂宋孝王也劭  
撰齊志孝王撰關東風俗傳也抗詞正筆務存  
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充二子以言多  
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  
多媿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象作周史



數其罪下  
吳本有廿  
字者蓋二  
字吳本作  
不盡舉

雜類二字  
吳本作其  
難棄一作  
斥

為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  
損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懶魏本  
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非  
非孤貉非貉煇科狗子齒斷索又曰獲獲頭團來河中狗  
子破爾死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諸如此事難可  
棄遺而周史以為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君懋編錄故是  
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多矣  
以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燉  
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竝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傳張  
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比口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  
書雜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芊罵商  
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  
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

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竝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  
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  
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  
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  
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  
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  
語則依憑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巨兩儀而竝存經  
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為政  
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  
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



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成十三晉侯使呂相絕秦遂伐秦戰於麻隧秦師敗績

○襄二十五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桓二夏四

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臧哀伯諫不聽○襄

三魏絳戮楊干僕以上詳左傳國語

蘇秦東周洛陽人張儀范雎魏人魯仲連齊人事俱詳

史記中

朱雲字游魯人成帝時雲上書求見曰臣願賜尚方斬

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

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

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

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以死爭上意解後當治檻上曰

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漢安漢順帝  
改元

捷爲張綱字文紀爲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

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

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劾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時冀

妹爲后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

絲竹秦宓字子敕建興二年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

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

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

建興後主劉  
禪改元



禳音係禳禳  
除惡祭名三  
月上巳臨水  
禳除不祥

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  
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宓曰在西詩曰乃眷西顧溫曰  
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  
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  
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  
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荅曰天子姓  
劉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荅問如  
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

王融字元長僧達子也宋武帝永明九年芳林園禳宴  
使融為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  
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  
之年又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曲水詩序勝延  
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  
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  
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  
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實  
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驚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  
駟駟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  
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  
時而躡弁曰王主客何為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



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  
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  
之故弁不能答

評曰朱雲張綱秦宓王融此四子者道故不同目宓融  
為小辨可也朱雲折檻求斬張禹張綱埋輪以彈梁冀  
此臣子之諒節朝廷之讜言而謂自漢以下無足觀焉  
則雲綱之忠不逮儀秦之辨眇大丈夫而尊妾婦子玄  
失言矣

僖五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  
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杓

上陽魏國都  
在弘農陝縣  
東南  
龍尾星也  
日月之會曰

辰日在尾故  
尾星伏不見  
戎事上下同  
服振振盛貌  
旂軍之旌旗  
鵠鵠火星也  
貴貴鳥星之  
體也天策傳  
說星時近日  
星微煇煇無  
光耀也言丙  
子平旦鵠火  
中軍事有成  
功也

振振取號之旂鵠之音貴天策煇煇火中成軍號公其  
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鵠火中  
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

昭二十五有鸛鶴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  
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公  
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踈踈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鸛鶴  
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公喪勞宋父公定以驕鸛鶴鸛鶴往  
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鶴來巢其將及乎師已魯大夫  
也踈張干反

踈踈跳行貌褰起虔  
反襦也襦而朱反

隱十一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曰周諺有之山有木

薛祖奚仲夏  
所封在周之



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僖五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

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

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常談考誤車輔查切杜預注曰輔頰輔車牙車人頰骨

似車輔故曰輔車左右相待故曰相依今人不知直以

為輔車若詩無棄爾輔之義殊誤古今諺注曰頰車牙

下骨之名也輔為外表車為內骨

左傳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皤其腹棄

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駮乘謂之曰牛則有皮

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

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僖二十八夏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

次于城濮楚師背鄢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

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

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憖魚僅切

評曰後漢書楊由傳由字哀侯成都人為郡文學掾時

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

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由嘗從人飲初御者曰酒若

睥目出皤腹  
夫也思棄才  
切音顯髮慮  
多音

國歸父崔夭  
齊大夫也小  
子憖秦小子  
也城濮衛地  
高平白原喻  
晉軍美盛若  
原田之草每  
每秋可以謀  
立新功不足  
念崔自思



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聞此兵賊之象也  
楊由占雀則有之未著聽雀事聽雀故事在益部者舊  
傳有楊宣論衡有陽偉翁皆蜀人子玄何不一舉之而  
云楊由邪

益部者舊傳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郡雀鳴桑樹上  
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之行數里果  
如其言

論衡廣漢陽偉翁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  
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  
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

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竟眇

沮渠夷姓千家姓云河西族外夷傳云先世爲匈奴左  
沮渠以官爲氏沮渠蒙遜稱帝號北涼

乞伏夷姓外夷傳云鮮卑酋帥有乞伏部因氏千家姓  
云隴西族西秦錄云乞伏國仁稱大單于

拓拔夷姓一作拓跋氏族大全云黃帝子昌裔之後受  
封北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以土爲拓后爲拔故號拓  
后拔氏從省文爲拓拔氏後魏孝文改姓元氏

宇文外夷錄云南單于之後有普迴因獵得玉璽以爲  
天授鮮卑謂天爲宇因號宇文氏至宇文泰稱帝國號



悱音斐

悱郎斗切培  
塿小阜

周

張太素著魏書一百卷說林二十卷子悱明皇時爲集  
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脩所闕  
定州郎餘令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  
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  
松栢爲林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  
改著作佐郎

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  
其師潘崇曰若之何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  
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

崇曰信矣遂弒成王

魏略山陽單固字恭夏爲人有器實正始中兗州刺史  
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與兼治中從事楊康竝爲  
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康固皆知其計康露其事太  
傅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  
邪固對不知而楊康白事事與固連固辭窮乃罵康曰  
老庸旣負使君又滅我族勸汝當活邪初楊康自以白  
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  
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  
行地下也



樂廣字彥輔濟陽人衛玠字叔寶瓘之孫也廣有重名以女妻玠人謂婦公冰清女壻玉潤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豐豐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今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尼

郅都揚人也即今洪洞獨先嚴酷號曰蒼鷹

慎一作愜

鯨鯢注三卷

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慎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居本至如僞會隣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訕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墜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



高論下吳  
本有至收  
傳論四字

速禍躬為逆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  
美其善將呼為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又云  
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  
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  
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  
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  
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疎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  
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  
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李伯藥齊書序論魏收云  
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抱  
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實錄抵訐  
私於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財賄今改為榮傳多減其惡

是謂三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令孤德茶周  
書傳稱文帝

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世故令孤德茶周書傳稱  
文如歸命盡種誅夷雖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

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而史

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謹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

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輕事

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

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

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按魏氏始興邊朔

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郊子之

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

元魏太祖道  
武帝名珽改  
元登國

郊子注三  
卷

史通 卷六 其



齊史魏收  
二字吳本  
無

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滅齊平  
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叟詩曰德星猶未動直  
車詎肯來其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  
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  
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題  
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樂德茶是也齊史魏收李伯樂所撰周史命孤德茶所撰  
撰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魏史魏收所撰周史載元行恭  
等此本牛弘所撰也斯皆鑿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  
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夫詞寡  
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雖數句而方泱按左傳稱絳父

息音扶野鴨  
小者

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者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  
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名為二  
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  
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音子愈反新言  
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  
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見脛雖短續之則悲史  
文雖約增之逐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已  
下迄於周剪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  
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判定假有才堪  
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



者也

評曰史記云趙鞅諸子無恤為賢謂無恤賢於諸子也漢書云蕭何知漢信賢匈奴知李廣賢謂韓信李廣賢於諸將也非謂無恤信廣便可為聖賢也如其詞孔子云賢哉回也又云賜也賢乎哉將謂方人與克己者將乎孟子云二子之勇未知孰賢將謂舍黜真參商之流乎不然矣若班書躋屠伯於求賜齊史列魏收之直邪周書評太祖之仁虐子玄之駁允當嗟乎寧獨如是漢書霍光贊曰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既曰愛幸監奴卒與顯亂陰妻邪謀與聞弒后此所謂連行

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與顯亂顯光妻也監奴謂奴

之監知家務者也子都名般

接句頓成乖角也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比為丞相元帝讓之曰民多寃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為廷尉則無寃為丞相則寃結此所謂人一而史辭二也故作史者當以子玄為準

趙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尉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泣呼天摩筭自殺代人憐之名死地為摩筭山

正義料音斗其形方

有柄取斟水器筭今簪也

下邳嚴延年字次卿河南太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



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弃市

高紀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奉春君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

張晏云春

為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

周文元偉字大猷有清才大統十六年封南安郡王建德中累遷小司寇為使主報聘於齊是秋武帝親戎東

大統西魏文帝改元建德北周武帝改元

討偉遂為齊所留齊平偉方見釋偉性溫柔好虛靜篤學愛文初自鄴還庾信贈其詩曰梁王垂棘反齊平寶鼎歸為辭人所重如此延按周史元偉史通作元行恭豈偉即行恭邪

新野庾信字子山善左傳東海徐陵並為抄撰學士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汝南周弘正字思行陳宣帝三年使周官尚書右僕射杜陵韋叟字敬遠孝寬兄也志尚夷簡號逍遙公左襄三十二年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

輿也使之年使言其年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



二分六甲之一  
一得甲子申  
成畫癸未

承匡在文十  
一年叔孫僑  
如叔孫豹皆  
取長秋名鹹  
音歲

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  
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  
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  
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  
名其子七十三年矣

龔勝不受莽詔自餓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  
虜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  
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曹子建三良詩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  
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損軀易殺

身誠獨難獲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  
不復還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

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善歌為新變聲  
幸於漢武帝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  
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  
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  
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  
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

帑音奴即  
子也



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  
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  
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  
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敘事第二十二并序

簡要隱晦妄飾總三條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  
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  
斃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  
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為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  
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

遵孔而繼  
以迂固此  
是公論

者莫辨於書說理者莫辯乎春秋然則意複深奧誥訓成  
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諒以師  
範億載規模萬古為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鑑既而馬  
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  
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  
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  
辰象粲然故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  
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憑籥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  
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  
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

濊尺制切音  
敗不和也籥  
音約樂器似  
笛  
倜音惕儻  
音倘



龜策等傳  
云是少孫  
所補安可  
盡責子長  
也  
熾音痴淫

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王本紀日者大倉公龜策傳故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青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媿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之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雋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

也  
音鄂驚

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詞幾乎翳矣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略無復體統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者竝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

君懋媚隋  
何名實錄



觀音羅

簡字只篇

宕音蕩過

惡所以為異也設使立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干屋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觀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為三篇列之于下

右敘事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

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

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

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

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必尋

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

費數行夫聚蚊成雷君詠折軸况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

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

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

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

左傳言子太叔之狀日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

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譖自縊

而亡班史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

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

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剗剔孕婦左傳記隨會之論楚

也其詞曰華輅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

申生本楚  
詳紀信注二  
卷

莊子以荆  
為方且又



逢華轅意  
美竹也

士尚曰墳

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  
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  
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  
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  
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  
畢書則其費尤廣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  
性純孝欲言人晝夜觀書則先云篤志  
好學欲言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言人下筆成篇則  
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穀梁傳云  
驪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曰奚來驪姬曰世子以祀  
故致福於君將食之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  
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人斃驪姬下堂而啼曰天乎  
天乎吾君之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為君又禮記云晉將  
伐宋使覘之見陽門之介夫死于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  
伐也此則既載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諸史人有行事美

一云此則  
至又載十  
二字衍

惡者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近有事  
跡紀書贊論又載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公梁傳新序說  
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唯左  
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  
裴子野王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劭無此也

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為敏夫以  
鈍者稱敏魯人為鈍人也禮  
記中已有註解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

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  
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

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邾克眇季孫行父秃孫良夫跛齊  
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

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

邾昔際本作  
卻行父即季  
又子孫良夫  
衛大夫

史通 卷六 其



脗音駢皮厚  
也脗音知澤  
音恣穢也潘  
昌梳切汁也

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  
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  
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  
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無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  
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罟而獲之由於  
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詳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  
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罟鈞必收所留者  
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脗脗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  
實存滓去而潘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  
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右簡要

文中五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賈  
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  
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  
為敏

評曰左昭十二子華對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  
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史記以為析父對當是未見  
左傳揚用脗謂史記析父之對取國語而略其後一節  
病馬遷疎略不知國語析父無篳路藍縷語也史記作  
葦露藍葦與左傳微異徐廣曰葦一作暴駟案服虔曰  
葦露柴車素大輅也藍葦言衣敝壞其葦藍藍然也



齊神武高歡字賀六渾勃海脩人

評曰公羊傳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侄

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楮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

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二大夫出相語踦間而

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

歸相與率師為鞏之戰齊師大敗與史通所記傳文微

異子玄當另有所據

史記張蒼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老上元無年字則

老非年老也謂告老也猶國語云乃老也口中無齒故

止食乳漢書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已先去老字矣

張丞相蒼  
陽武人

湯臣伊尹名摯一作贄史記云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

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

莊子天道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

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

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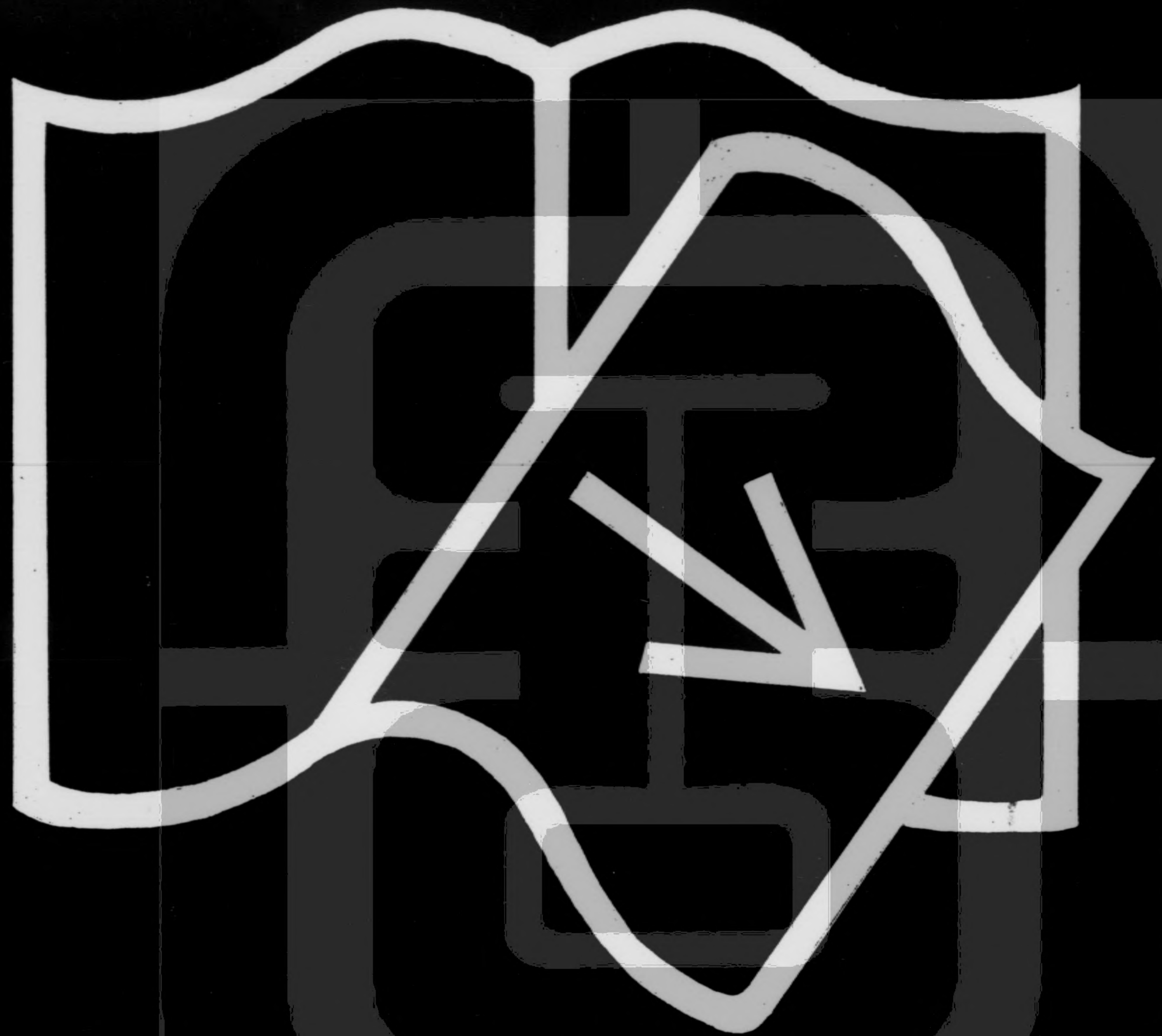
之糟粕已夫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其而不固

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

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

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





原件短缺



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

曰審王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

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

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傳乎子孫

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

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故也

其喻人心不可及矣延按一輪扁也莊以為齊桓韓以

為楚成古今典故其傳訛類此抑或寓言乎

夫節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目成

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

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

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

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

雲霧泉湧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

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

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祚受責於少

期魏志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裴松之注云子昇取譏於

君懋王劭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興魏之書非不

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踈而不遺儉而無

哀王冲字倉舒太祖子也十三歲卒



吳本志也  
下有晉謂  
晉書也五  
字

闕壁言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雋  
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纒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  
一方成貿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  
國謂三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閱  
國志也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  
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 右隱晦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媿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  
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世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  
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  
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

王臣磐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稱而史臣撰錄亦  
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  
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為  
問鼎稱巨寇則日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  
必號龍飛斯竝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  
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包舉  
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  
貢則曰來獻百琛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  
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  
於簡冊則否亦有方以類聚壁壘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



髻音竹車軸  
頭也又音衛  
當作髻髮音  
過註華切喪  
髻也記曰男  
了冕而婦人  
髮麻髮相結  
也交作一  
受

桃戰真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為有龍陽之姿  
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  
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  
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  
辯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初  
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轄子長所書魯始  
為髻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  
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按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糲  
盤而詬王劭齊志述之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變糲  
以新史重規刪其舊乃易糲盤以椎案變脫帽為免冠

髻音豚

孫弘馬遷唐  
有此體然用  
之詩不施於  
文

夫近世通胡案食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  
言欲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  
稱制充牣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翼捷魏道武所  
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草以他語德茶闕而不載蓋庖  
降崩贖字之媿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事例以二史傳  
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况愁山定積彰於載識  
杜臺卿齊載識云首牛  
入西谷逆贖上齊丘河邊之狗著於謠詠王劭齊志載  
謠獾獾頭團  
圓河中狗  
子破爾苑明如日月難為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  
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萬而留千或存扶而除厚求諸  
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



雒水出上洛  
嶺山至河  
南華縣入河  
王孫滿周人  
夫

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  
今之所作者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  
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  
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鷺者也右妄飾

左宣三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  
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梁王僧辨勸進湘東王即位王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

長鯨喻  
侯景

襄陽短狐未全革面

短狐喻岳  
陽王譽

太平玉燭爾乃

議之

幘音國婦  
人喪冠

晉陽秋諸葛亮寇郿據渭水南亮雖挑戰或遺高祖  
巾幘巾幘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復曹咎之利

苻堅滅燕慕容冲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

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

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咸惧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堅敗於晉冲叛終為堅

賊

邢邵字子才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慈慈愛特深在兖州

有都信云怨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為

之傷心痛悼雖甚不再哭賓客弔慰投淚而已其高情



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

北史王琳字子珩山陰人少爲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壽陽被執卒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歔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

評曰東門吳豈絕德乎邢子才喪孤子而不慟何異於吳馬遷稱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王琳爲梁至死不貳壽陽之誅百姓盡哭故吏朱暘請於尚書徐陵曰琳經蓋壽陽

窀音屯  
窆音夕  
窀厚也  
窆夜也

實存遺愛會游江右非無舊德比有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脩窀穸庶孤墳旣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故一時會葬者數千人恐李將軍當日或未有也百藥豈虛引古事妄足庸音哉評曰史通作鞬漢書作榘總音衛第解不同鞬曰車軸禮曰小棺漢書高紀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榘歸其縣縣給衣衾棺槨具應劭曰榘小棺也師古曰初爲榘槨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槨具耳考史記無此事史記田單傳其人以鞬折車敗郭璞曰車軸也則鞬非漢初立若作榘又非子長所書當改云漢初立榘孟



臧紇武仲也  
臧時服狐裘  
故曰狐裘裘  
公幼弱故曰  
小子臧紇短  
小故曰朱儒  
駘音臺

堅所書○應璩百一詩曰檣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陸  
機大墓賦曰觀細木而悶遲觀洪橫而念檣

襄四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郕臧紇救郕邾敗於狐駘

國人逆喪者皆髻盪於是乎始髻國人誦之曰臧之狐  
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  
於邾

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  
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

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  
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

施其微巧

緹音洗冠  
織也  
鞞音畢鞞  
也

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緹笄總拂髻冠綉纓  
端鞞紳櫛笏則男子之笄也注笄今之簪

魏昭成名什翼犍平文帝次子也身長八尺隆準龍顏  
立髮委地卧則乳垂至席

周文帝宇文泰字黑獺始魏宣武孝明間謠曰狐非狐  
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識者以為索謂本索髮在梨  
狗子指黑獺也

厖降八凱中之一人也崩賸衛莊公名刺客傳亦有趙  
人崩賸重耳晉文公名黑臀晉成公名晉成公之生也



其母夢神規其髻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驪之孫故名曰黑髻

評曰事不類古改從雅言子女妻以此為史臣之病不知時異勢殊亦有不得不改者如遼主呼耶律楚材為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者華言長髯人也元成宗稱阿沙不花為阿即刺阿即刺者華言閻羅王也如此等類惡得不改特子女未之見耳

戰國秦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子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

臣奚憂焉

范曄語

戰國魏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舩而釣

延按慕容冲見幸為有龍陽之姿語男寵也國策注曰魏之幸臣正曰幸姬也策言美人又云拂枕席此非楚安陵君鄢陵君壽陵君趙建信君之比長孫佐輔于武陵等詩用前魚字皆以官人言之則龍陽君又似女寵俟再考之



